

“坡道起步”的美俄关系果然“溜车”了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是否对特朗普感到失望”时,普京用一句“(特朗普)不是我的新娘,我也不是他的新郎”回应了这一“幼稚”的问题。同时,普京也发出警告,考虑再驱逐多达155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

从2015年12月夸赞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非常耀眼且有才华”,到2016年11月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再到2017年1月在通话中称美国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如今,普京对特朗普的态度已从满怀期待变成了彻底无感。原本,特朗普接手的美俄

关系具备“触底反弹”的可能性。从特朗普团队要员被爆“通俄门”可以看出,他当选后确实曾着手与俄方取得联系,并试图为重启美俄关系作出规划。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论调以及“通俄门”风波,加重了美国国内的疑俄情绪,反俄成了“政治正确”。

作为共和党籍总统的特朗普,并未在关键议题上借到共和党全面掌控的国会的助力。恰恰相反,首次“普特会”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法案。从8月初特朗普无奈签字生效来看,他也无法摆脱美式“政治正确”的绑架。

从那以后,美俄展开了轮番升级的外交战。作为对奥巴马卸任前驱逐35名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关闭3处俄方外交财产的报复,普京下令驱逐755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关闭3处美

国外交财产。随后,美国宣布从8月23日起暂停俄境内所有非移民签证业务,相关业务9月1日恢复后也只能在莫斯科办理。接着,美国又要求俄方关闭俄驻旧金山总领馆,以及位于华盛顿和纽约的各一处外交设施,以此作为对俄罗斯要求削减美驻俄外交人员的回应。

从普京威胁再驱逐155名美驻俄外交人员,以及俄方外交高官痛斥美国“流氓行径”的表态来看,被要求关闭驻旧金山总领馆激怒了俄罗斯,俄方绝不会坐以待毙,美俄之间的外交战愈演愈烈俨然成为大概率事件。

表面看,特朗普想改善对俄关系而不能,是受到了国会和情报安全机构的政治掣肘。实际上,美俄关系之所以从奥巴马时期到特朗普上台后始终走下坡路,根本上还是缘于美俄两国世

界观的差异,尤其是美国一方。

前不久,美国媒体曝光了奥巴马卸任离开白宫前按惯例给特朗普留下的亲笔信,信中留下了4条执政思考,其中一条就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领导力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有责任通过我们的行动和榜样,维护自冷战结束以来稳步发展的国际秩序,我们(美国)的财富和安全也建立在这一秩序之上”。

虽然特朗普跟奥巴马很不对付,但据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对奥巴马这封信极为珍视。换言之,特朗普也很认同奥巴马对美国世界观的认识,即维护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从美国驱逐俄方外交人员引发的美俄外交战,到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的围堵和遏制,无不反映出美方为维护

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采取的依然是近似冷战式的、零和博弈的心态。俄罗斯作为与中国一道力主改革现有国际秩序朝更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国家,自然会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更何况在被西方拒之门外后,俄罗斯转而向东看,与中国不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在美国看来,俄中关系的强化更是对其维护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构成极大威胁,既然无法有效遏制中国,那就继续打压俄罗斯。

今年5月特朗普在白宫高调会见拉夫罗夫,并确定7月初与普京首会之后,笔者曾将当时的美俄关系形容为“坡道起步”,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溜车”。现在看来,“溜车”果然发生了。两国对当前国际秩序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美俄关系的改善绝非易事。

从幼儿园开始抓,西方孩子学汉语也疯狂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最近,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一句话被许多媒体拿来做了头条——“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呼吁英国儿童,‘不要再学法语,改学中文。’”其实,卡梅伦的这番言论是条“旧闻”,是他2013年12月作为英国首相访华时说的。当时,英国《卫报》援引卡梅伦的话说:“我希望英国能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建立联系,让我们的年轻人学习未来商业协议的决定性语言。等到今天出生的那些孩子毕业时,中国可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所以,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从法语和德语上转开,让更多孩子学习中文了。”

如今距卡梅伦说这话已过去快4年了,事实证明他的呼吁确实很有远见。近年来,学习



弗吉尼亚和李开设的中文教学视频栏目。

中文成了英国的新趋势,许多英国父母认为,中文是法语、德语等印欧语系之外最重要的语言,足以影响孩子的未来。

英国BT新闻今年1月报道,英国中文教学项目(MEP)针对1138名孩子未满18岁的父母做了调查,有51%的父母认为学中文对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帮助,56%的人则认为学中文能开阔孩子的眼界,了解“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化。

进行这项调查的MEP,是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究院去年9月首次在英国发起推广中文教学的一个项目,计划在2020年培养出至少5000名中文流利的英国年轻人。支持MEP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成员马克·赫伯特说:“中文是对英国未来繁荣最重要的语言之一,如果英国想在世界舞台上保持竞争力,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熟练掌握中文。等他们离开校园步入职场后,无论是

在英国还是在海外工作,中文都能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认为中文有用的不只是英国父母,还有许多英国公司。英国工业联合会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00多家英国公司中,有28%认为员工掌握中文有助于公司发展。《每日电讯报》据此评论说,由于目前英国能使用中文对话的人不超过全国人口的1%,因此“会说中文”这项技能将是求职市场上的一大加分项。

秉承“学中文要从娃娃抓起”的理念,英国许多小学都设有中文课程,作为孩子们的第二外语选修。伦敦日前还成立了首家以中文为主的双语幼儿园,让牙牙学语的婴幼儿从小就接触中文词汇和中文歌曲。英国广播公司(BBC)还推出了免费线上中文课程,从最基础的声调开始教起,有清晰的真人发音,以及生动的情境教学,帮助人们掌握基本的中文问候语。此外,英国目前还有29所孔子学院和148个孔子学堂,为英国人提供汉语教学课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文旋风正在席卷世界,法国、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意大利、巴西等国近年来也纷纷在学校里开设中文课程。根据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的统计,目前全美有四千多所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了中文课程,中文已经成为西班牙语和法语之外美国学生学习的第三大外语。今年4月的“习特会”上,特朗普的外孙女还用流利的中文给习近平主席唱了一首《茉莉花》。

今年8月,外媒一则新闻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两个小朋友自创了一个“YouTube”频道,专门教人学汉语。今年8岁的弗吉尼亚和9岁的李都是在3岁时开始学习中文,他们家里没人会说中文,但他们俩却说得很溜。对于中文的难度,弗吉尼亚觉得根本不是事儿:“很多人觉得英语比中文难,但我觉得中文可比英语简单多了。”他们的视频栏目现在主要教一些关于动物、颜色等的中文词汇,非常可爱。

分娩之痛,让人类文明拐了个弯儿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本周,陕西榆林一名孕妇因为不堪忍受分娩痛苦而跳楼自杀的新闻震动了整个中国,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孕妇生命权、生育权的大讨论。抛开眼下医院和家属相互推责的戏码不谈,如果我们将目光拉远一些,就会发现,在所有生物中,人类母亲在生育后代时所忍受的痛苦的确是所有生物中最为强烈的。可以说,对生育之痛的纠结、抗争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甚至,它还潜移默化地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

人类母亲生育时超出其他动物的痛苦,起因于我们进化史上的一次疯狂冒险。在距今约200万年前,人类的始祖开始直立行走,而几乎同一时期,他

们的脑容量开始增大。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脑容量的增大要求母亲们扩大骨盆,以便让脑袋越来越大的孩子能生出来。但另一方面,直立行走所需要的机械稳定性,又限制了骨盆的增长。为了克服这个悖论,人类不得不采取如下非常规方法:现代人类本质上其实都是“早产儿”,我们需要花费比其他动物长得多的时间才能长成独立个体。而饶是如此,母亲们的分娩之痛依然难以忍受。

人类为了进化付出的分娩之痛,决定了我们文明中的很多底层规则:正是因为分娩时的痛苦和养育“早产儿”的艰辛,让人类的女性在择偶时更加谨慎,并要求对方与自己组成家庭,共同承担生育风险和养育责任。而女性严苛的择偶标准,则激发了男性积蓄财富的渴望,进而导致了财产观念和私有制的诞生。可以说,如果没有分娩之痛,养育之苦,人类文明或许不

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按说,既然人类生育后代如此痛苦,在文明诞生后,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减轻这种痛苦才对。的确,古典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已经能用酒、鸦片、印度麻来麻醉孕妇。甚至公元前的古罗马人已经开始剖腹产——凯撒大帝就是通过剖腹产生下来的。

可是,到了中世纪,一度兴盛的助产技术却在欧洲销声匿迹,更奇怪的是,它们的消失并非因为技术失传,而是主动放弃。这种倒退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基督教的教义:在《圣经·创世记》中,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教唆亚当一起偷吃了禁果,这激怒了耶和华,耶和华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孕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段记载,将生育疼痛自然化、“原罪化”,疼痛被视为女性在赎罪之路上必经的关卡,而减缓这种痛苦则被视为“对上帝的亵渎”。

中世纪的这种古怪观念看似荒诞,其实也有自己的考量:古典时代助产技术的相对兴盛,让妇女们认识到分娩之痛并非必须的,后来干脆直接采用避孕或堕胎的方式逃避这种痛苦。随之而来的人口减少间接导致了古典文明的崩溃。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各个文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分娩之痛与宗教义务绑定。事实上,不仅是基督教世界,当时很多其他文明也都有类似的理念。时至今日,在世界上某些区域,逃避分娩痛苦依然被视为“有罪”,分娩甚至被要求必须在沉默中进行,如果产妇因为疼痛而大喊大叫,其家族会感到羞耻。

人类再次开始同情产妇们的痛苦是在文艺复兴以后。人本主义的重新觉醒,让人们认识到,与宗教义务、民族繁衍这些观念相比,每个活着的人的感受更为重要。19世纪的詹姆斯·

辛普森医生是第一位用氯仿对产妇进行麻醉的医生,他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斥责他不虔诚,挑战了圣经戒律,还有人担忧这将鼓励女性逃避生育痛苦。面对质疑,詹姆斯的回答是:“如果上帝仁慈地赐予我们一种减轻分娩痛苦的方法,那就表明我们应该使用这些方法,这是他明显的意图……在一个文明国家的社会里,人类的所有意向就是按照他的设想去干预、改变和提高几乎是人体的每一项机能活动。”

如果某种技术可以让我们免除痛苦,那我们就应使用它。詹姆斯·辛普森的这个理念,概括了现代助产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诚然,分娩之痛是人类文明诞生的要素之一,抽掉这一要素,将给文明带来不可预知的变化。但如果我们以此为由拒绝减轻产妇们的痛苦,那么,我们的文明就还停留在中世纪,不配被称为现代文明。